

唐浩明評點版

卷一

大清名相 曾國藩

中流砥柱



唐浩明 著

唐浩明评点版

全

大清名相

曾國藩

中流砥柱

唐浩明 /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清名相曾国藩. 3, 中流砥柱 / 唐浩明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 1

ISBN 978-7-5502-6921-7

I. ①大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321419号

大清名相曾国藩. 3, 中流砥柱

作 者: 唐浩明
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
责任编辑: 张 萌

特约编辑: 黎 靖

封面设计: 郑金将

版式设计: 徐 倩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34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20印张

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6921-7

定价: 38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【目录】

第一章 大变之中

- 一 曾老九要把英王府的财宝运回荷叶塘 /001
- 二 鼎之轻重，似可问焉 /007
- 三 东南半壁无主，涤丈岂有意乎 /015
- 四 王闿运纵谈谋国大计，曾国藩以茶代墨，
连书“狂妄，狂妄，狂妄” /020
- 五 离国制期满还差两天，彭玉麟领来一个年轻女子 /025

第二章 幕府才盛

- 一 《挺经》。“如夫人”与“同进士”。
五百两银子洗冤案 /031
- 二 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的事情，当从何下手 /036
- 三 你还记得初次见我的情景吗 /041
- 四 安庆操兵场的开花炮弹 /052
- 五 含雄奇于淡远之中 /056

第三章 天京大火

- 一 庄严的忠王府礼堂，集体婚礼在隆重举行 /064
- 二 孤军独进，瘟疫大作，曾国荃陷入困境 /069
- 三 彭玉麟私访水下道，杨岳斌强攻九袱洲 /076
- 四 一别竟伤春去了 /085
- 五 献出苏州城后，纳王郅云官也献出了自己的脑袋 /089
- 六 我们还是各走各的路吧 /096
- 七 半路上杀出个沈葆楨 /103
- 八 洪秀全托孤 /109
- 九 康禄和五千太平军将士在天王宫从容就义、慷慨自焚 /115

第四章 审讯忠王

- 一 威震天下的忠王被一个猎户出卖了 /127
- 二 洪仁达供出了御林苑的秘密 /131
- 三 攻下金陵的捷报，给曾国藩带来两三分喜悦、
七八分伤感 /136
- 四 陈德风在李秀成面前长跪请安，
使曾国藩打消了招降的念头 /141
- 五 洪秀全尸首被挖出时，金陵城突起狂风暴雨 /149
- 六 宁肯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也决不能授人以口实 /153
- 七 争夺幼天王 /158

第五章
殊荣奇忧

- 一 李臣典不光彩地死去 /167
- 二 皇恩浩荡，天威凛冽 /171
- 三 荣封伯爵的次日，曾国荃病了 /176
- 四 倚天照海花无数，流水高山心自知 /180
- 五 匕首和珊瑚树打发了富明阿 /186
- 六 御史参劾，霆军哗变，曾国藩的忧郁又加深了一层 /192
- 七 恭王被罢，曾国藩跌入恐惧的深渊 /198
- 八 秦淮月夜，曾国藩强作欢颜，
为开缺回籍的弟弟饯行 /202

第六章
裁撤湘军

- 一 养心殿后阁里的叔嫂密谋 /216
- 二 官文亲到江宁追查哥老会 /228
- 三 男爵的座船在九江被查封 /237
- 四 江湖窃贼泄露僧格林沁的军事部署 /245
- 五 借韦俊之头强行撤军 /249
- 六 英雄不可自剪羽翼 /260
- 七 恭亲王东山再起 /265

- 一 甲子科江南乡试终于正常举行 /275
- 二 落选士子薛福成上了一道治理两江万言书 /286
- 三 上治理两江条陈的美少年原来是故人之子 /289
- 四 践诺开办金陵书局 /294
- 五 两张告示，三四万两银子就进了海州运判的腰包 /298
- 六 侯门娇姑爷被裕家派人绑了票 /304
- 七 看到另一本账簿，曾国藩不得不让步 /309

第一章 大变之中

一 曾老九要把英王府的财宝运回荷叶塘

八月初一日掌灯时分，曾国藩收到了安庆攻克捷报。看来，“日月合璧、五星联珠”的非常祥瑞，的确确是应在安庆战场上，应在他曾氏家族身上，这不仅预示着长毛的覆灭，更预示着曾家将成为当今天下最为幸运的家族。这一点，马上就会通过皇上的褒奖而昭示天下。想到这里，曾国藩兴奋不已。他立即在灯下给沅甫、贞干写了一封信，向两位老弟恭贺大喜，并告诉他们明天亲来安庆祝贺，两江总督衙门也随即迁到安庆。

第二天早起，东风大作，江面上波涛汹涌，船不能行，曾国藩只得留在东流，草拟报喜折。以往，曾国藩的报捷奏疏，免不了自矜自夸的言辞。复出以后，他牢记陈广敷的指点，按黄老学说处世，尽去矜夸，一味柔退。“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为上。胜而不美，而美之者，是乐杀人。夫乐杀人者，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。”老子这话说得多么深刻，可惜先前理解不深！曾国藩想。尽管他内心深处为安庆的攻克，为曾氏家族的勃兴而欣喜万分，他的报喜折却极平极淡，绝口不提“日月合璧、五星联珠”一事，也绝口不提曾家三兄弟的谋划战功，而把一切成绩都堆在胡林翼的头上：“前后布置规模，谋剿援贼，皆胡林翼所定。”一来谦让，二来也借此报答胡林翼这几年对他的好处。写好后，他还觉得把这事提高了。想起鲍超前几天打了一个大胜仗，于是干脆改作为鲍超报捷，把攻克安庆之事的文字尽量压缩，降为附片。

大风刮了三日三夜，到了第五天早上，长江风平浪静，曾国藩带着一班

文武幕僚乘船东下。下水船行得快，不到两个时辰便到了安庆南门码头。曾国荃、曾贞干、鲍超、多隆阿，还有韦俊等，早已在码头上等候了。大捷之后重逢，大家都格外高兴。

“雪琴呢？”曾国藩发现欢迎的人群中缺了立了大功的彭玉麟。

“他到池州府去了，过几天就来。”国荃答。

寒暄之后，曾国藩准备从南门进城。国荃说：“不着急，大哥，今天下午先在城外安歇，我和厚二陪大哥看看城外的战场，明天上午再进城。”

曾国藩说：“也好，我是要细细看一看，好晓得将士们这半个月来攻城的艰辛。赴汤饼会，不能怀抱婴儿而忘了产妇的苦楚。”

说罢哈哈大笑起来。随行幕僚都说：“产难之后，好比再生，真正不容易。”

当天下午，众人陪曾国藩沿着城墙走了一段路。见缺口毗连，血痕满目，曾国藩不停地叹息，感叹胜利来之不易。

次日吃过早饭后，营房外摆着一长溜轿，除一顶绿呢外，其余都是蓝呢轿。沅甫请大哥进绿呢轿。曾国藩说：“战事刚结束，到处乱糟糟的，一切都要从简为好，牵马来代步就行了，何须费力去找来这么多的轿！”

沅甫笑道：“长毛当官的最喜坐轿，安庆城里少说也有百来顶官轿，只是他们喜欢用黄绸黄缎遮盖，找轿不难，换绿呢蓝呢却费了几天工夫。”说着，大家都依次进了轿。

安庆城九门，数南门最为高大、宽阔，这一年多来南门一带仗打得少，破坏不大。曾国荃选定从南门进城。今天，南门外扎起了一座高大的牌坊。牌坊上装饰着松枝、绸花，并悬挂着四个大红灯笼。担任南门外指挥的是吉字前营分统李臣典。

李臣典字祥云，今年才二十四岁。邵阳人，从小

【唐浩明评点：

这道《克复安徽省垣安庆片》不是正折而是附片。附片的分量当然要比正折轻，而它所附的正折题为《鲍超一军丰城大捷折》，说的是鲍超一军进援江西，在丰城西北岸大获胜仗的事情。丰城获胜与安庆光复不可同日而语。曾氏为何要如此处理呢？原来他是有意在避嫌。老九是他的胞弟，将为胞弟报捷的文字作为附片，置于为部属请功的正折之后，在曾氏看来是应该的；在笔者看来，这种谦抑有点过头，过头了的谦抑便显得有点矫情。中国有句古话：“外举不避仇，内举不避亲。”相比起来，这种胸襟更为坦荡些。其实，安庆的战地指

在湘乡荷叶塘外婆家长大。人生得孔武有力，打起仗来，冲锋陷阵，很是勇敢，从曾国藩的身边来到吉字营后，极受曾国荃的器重。为把这次入城仪式办好，李臣典早早地便做了安排。他站在城楼上，远远地看见前面一列约有三四十顶轿组成的队伍，逶迤向南门这边走来，立即下令作好准备。曾国藩的绿呢大轿离城门还有百把丈远的时候，南门外排列的十座火炮，相继对天发射。一声声闷雷般巨炮，惊得鸟飞兽走，附近的人纷纷躲进屋里。入城的气氛，一下子变得威严肃杀。火炮声停下来的时候，轿队已来到城门口。李臣典率领百余名吉字前营的营官、哨官，穿着整齐的武官服，笔挺肃立在城门的两边。曾国藩忙吩咐停轿。他从轿中走出，双手抚着李臣典的肩膀，感动地说：“李分统，你们为国家收复名城，厥功甚伟，请受本督一礼。”

说完就要作揖。慌得李臣典忙扶着曾国藩的手说：“大人请上轿。过两天，吉字前营全体官勇设宴为大人洗尘。到时，我们还要向大人讨赏哩！”

曾国藩快乐地说：“诸位大功，我已向皇上申报了，想不久御赏即可到来。本督恭喜诸位。”说完重新上轿。

曾国荃将两江总督衙门安排在荣升街的英王府。自咸丰三年安庆被太平军占领后，八年来，历任安徽巡抚都无力将安庆收回。咸丰六年，检点陈玉成奉命为安庆主将，将原巡抚衙门改建为检点衙门。以后，陈玉成的官位不断升迁，检点衙门也就跟着改为成天豫衙门、英王府。太平天国讲究修缮官衙，英王府于是成了安庆城内第一富丽堂皇的建筑。安庆将破时，曾国荃忖度英王府里一定藏有不少奇珍异宝，遂下了一道命令，任何官衙都可打劫，唯独不准进英王府。城破的当天下午，曾国荃便带着贞干匆匆来到英王府。果然里面有不少珍宝。他指挥勇丁把这些东西全部装进一间屋子，然后贴上封条，派几个勇丁日夜把守。

从南门到英王府沿途大街小巷都已清扫干净，每

挥官固然是曾氏的胞弟，但攻城的部队——吉字营的将士们却并非他的亲戚；何况，参与这场战争的还有多起别的部队，对于这些人来说，将安庆之克置于附片的地位列在丰城之捷的后面，显然有失公允。】

隔十步八步便站着一个执刀持枪的湘勇，气氛森严而威风。曾国藩坐在轿里不觉感叹起来：过去看不出九弟有过人之处，这两年真是大有长进，且不说攻打安庆的军事才能，光就从南门进城来一路的安排，就已显示出大将之才了。想起当年天未亮进武昌，半路遇冷箭，险些丧命的情景，愈发见出九弟不同凡响的气概和老练。

轿队在英王府前停下。“英王府”三字横匾早已砸烂，换了两江总督衙门黑底金字竖牌。太平天国喜欢绘画，英王府里到处涂画着有关天父天兄的宗教画和赞美天王、英王及歌颂太平军军事胜利的各种图画。现在，它们全部被白石灰遮盖了，唯独大门前照壁上的那幅画还保留着。那是一株盛开红花的桃树，树干上爬着一只猴子，猴子手里拿一根木棍，戳着桃树杈上的一个蜂窝，四周是惊得乱飞的小蜜蜂。曾国藩伫立在照壁前，问：“这幅画为何没刷掉？”

“大哥！”曾贞干走上前说，“这是封侯图。取蜜蜂和猴子的谐音。九哥说这幅图还要得，这是大哥日后封侯的喜兆。”

“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！”曾国藩满脸不悦，“长毛不学无术，拿猴子来比侯爷，岂不荒唐绝顶！堂堂总督衙门哪能容此不伦不类的涂鸦。赶快把它刷掉，另写‘清正廉明’四字。”

“是！我马上叫人办。”

国荃带着大哥进了卧室，指着屋里摆的东西说：“这是过去四眼狗住的地方，大哥看哪些要得的就留下，哪些不行的，我叫人搬走。”

曾国藩环视卧室内四周，见卧房布置得颇为豪华奢侈，不禁皱紧眉头说：“屋里的东西一件不留，统统给我搬走。把我的那几口竹箱抬过来，再寻一张旧床，几条旧桌椅板凳就行了。”

曾贞干说：“九哥，大哥既不要，就抬到我的房子里去吧，让我乐得享受几天。”

“行，满崽后来福，都送给你了。”曾国荃笑着一挥手，立时过来十几个亲兵，一窝蜂似的把屋里的用具抬了个精光。

曾国荃在英王府里摆下丰盛的酒席。这顿饭一直吃到夜里，曾国藩正要解衣睡觉，国荃推门进来了：“大哥，有件要紧事跟你商量。”

“什么要紧事？”曾国藩奇怪地问。

“大哥，过几天，待城内略微安定后，吉字营托厚二照管一下，我回荷叶塘去休养两个月。”

“论你前段的劳累，是应当回去休息一下。”曾国藩望着九弟黑瘦的脸，

颇为心疼地说，“不过，依大哥之见，暂时还不要回去，你要乘攻克安庆的军威，东下无为、巢县、含山、和州，作进军江宁的准备。”

“大哥说得不错，”沅甫压低声音说，“我此番回荷叶塘，名为休养，其实是要把英王府的财物运回去。”

“四眼狗聚敛了多少财宝？”曾国藩吃惊地问。

“全部封存在后院一间屋子里，少说也值十几万两银子。”曾国荃说着，面露喜色。

“你打算全部运回荷叶塘？”曾国藩面有愠色。

“全部运去。”曾国荃毫不含糊地回答，“用船运，我已想好了。用旧木板钉五十口大箱子，估计可以装完，外面再放些旧书。别人问起，就说运书回家。回来时再沿途买几箱人参，赏赐这次有功将官。”

“沅甫，你不能这样做。”曾国藩满脸正色地说，“军中饷银很紧，除吉字营、贞字营外，其他各部都已欠饷多月，你如何能将这笔巨款私自运回家去？再说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你就不怕别人指责你私吞贼赃？此事万万不可为！”

“大哥，你也太认真了。”国荃微微一笑，不当一回事，“私吞贼赃？军兴以来，不论是八旗兵，还是绿营，哪个带兵的将帅不私吞贼赃？就拿我们湘勇内部来说，又有几个将领不将金银运回湖南老家的？迪庵在世时，运回家的银子何止十万二十万！现在希庵在皖北，又是一船一船地将贼货运回湘乡。他家的田少说也有五千亩，记在别人名下的，就更不知有多少了。只有我们曾家，大哥管得严，我们几兄弟都不敢多带一两银子回去。可别人是怎样看的，大哥想过没有？没有一个人相信我们不私吞贼赃，都说黄金堂现在名副其实地堆满了黄金。”

“谁讲这些没根据的话？”曾国藩气愤地说。

“讲的人多得是，不只是湘乡县，全湖南都这样说。前几天又有人对我讲，说湘乡县、长沙城没有人参买，就有人说，都让曾家的人买光了！这次我真的要对不住各位，不但湘乡、长沙，连衡州、湘潭的人参我都要买光。”曾国荃越说越起劲，嗓门很大。

“小声点，老九。”曾国藩说，“你这次立了这样大的功劳，我想皇上必定会有厚赏，估计会放个臬司，也可能是藩司，何必要授反对者以口实呢？”

“我不这样看。”当过几年统帅的老九，已不像过去那样唯大哥之命是从了。他有他自己的一套，只不过跟大哥说话，口气和神态仍还是恭敬的。“皇上升不升我的官，我看既不在乎我运不运银子回家，也不在乎别人攻讦不攻讦。在当今这样的乱世，皇上要的是早日光复他的江山，只要我的吉字营能打仗，

他就不能不升我的官！”

曾国荃的话虽欠含蓄，但说的是实情。

“大哥，道光二十三年，你初次放了四川主考，得了两千两程仪，忙着寄回一千两，并附一张长长的清单，亲戚朋友、左邻右舍都写到了，我和四哥、六哥当时不理解，自己家里很紧，得了点钱，何苦要这样散开。大哥开导我们，说亲朋过去支持甚多，有的已年老了，若不早点给他们点钱，以后怕无法报答了；还深情地回忆起南五舅说要给你当伙夫的话。我们看后很受感动，最后完全按大哥说的办了。大哥，你可能不大清楚，这些年来，因为你要做清官，家里没有多的银子，致使许多亲戚对我们生了怨气，说是担了个虚名，一点实惠也得不到。”

曾国藩笑了起来，说：“当我曾家的亲戚真是委屈了他们。”

“大哥，我知道你是要做一个无半点瑕疵给人指责的圣贤，但家产不能不置，子孙的饭碗不能不考虑，至亲好友的要求不能不满足。这种事大哥你就莫管，让我来做。我不怕别人讲，我也不想做圣贤，我讲的是实在。再说，安庆城里的财产都让弟兄们分光了，伪英王府的东西归我和贞干亦不过分。”

“沅甫，我平时是怎样教你的？才打下一个省城，你就这样急急忙忙置家产，摆阔气，倘若以后真的由你打下江宁，你岂不要把伪天王宫里的金银都运回荷叶塘？”

见大哥动了气，老九不再开腔了。这时贞干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叠纸：“大哥，这是保举单，各营将士都在催发，你就赶快过过目吧！”

曾国藩接过来，一张张地翻看。保举单上的名字，曾国藩大部分不认识，也弄不清各人的功劳如何，明知其中必有许多不实之处，他也无可奈何，正要提笔签字，却突然看见了一个名字：“厚二，这个金益民是不是金松龄的儿子？”

【唐浩明评点：

湘军各带兵统领的“滥保”，是当时饱受讥评的一大弊病，尤其到后期，这种现象越是严重。因为仗快要打完了，许多该照顾的，以及前来求情的，若还不保举，则以后再无机会了。据野史记载，当时的保举已滥到有从未离开过家门的人也得到把总、千总、赏戴蓝翎等奖赏，有的甚至连尚未出生的婴儿，也预先给他取一个名字、列在一大串名单中去领赏。曾氏对此深知，但他也对此毫无办法。他不能去一一核实，他只能相信各营统领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也知道推荐者们都有其私心在内，他不能去驳他们。他也要依靠他们去打仗卖命。曾氏

贞干点了点头。曾国藩发怒了：“他还只是个十岁的孩子，就请以把总尽先拔补，赏戴蓝翎，给人知道岂不笑掉大牙！”

曾贞干不慌不忙地解释：“大哥，自从金松龄被处死后，他的老母妻儿活得太可怜了。我知道大哥后来对此事也有些后悔，但人已死，无可挽回，便只有对他的儿子尽点心意了。大哥不要忘记了，金益民的爷爷曾经救过母亲大人的性命。”

“到底是个小孩子，又远在湘乡，离谱太远了。”曾国藩说，口气明显地缓和了。

“待到长大成人，只怕仗早就打完了！”曾国荃凑过脸来，插了一句。曾国藩沉吟片刻，再次提起笔来，写了两个字：照缮。兄弟三人正准备就寝，外面骤然响起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大家都深感突兀，不约而同披衣向门外走去。刚出房门，康福捧着一个木匣正从大门口进来：“大人，朝廷来了紧急公文。”

曾国藩急忙接过木匣进了屋。木匣打开了，露出一份兵部信套，上面赫然写着：六百里日夜传递，送东流两江总督曾大营。为何这般火急？他匆匆拆开信套，一行字跳进眼中，只觉两眼一黑，手一软，人瘫倒在椅子上，兵部咨文从手中飘落下来……

曾在日记中为此大发感慨，有人说他虚伪，笔者以为也不能这样说。曾氏的立论是正大的，他也有这样做的真诚愿望，但现实的人心欲望是功利的，能达到他这种境界的人，可谓少之又少。他要驱使千万平凡人去做一件大事，他就必须要考虑到这些平凡人的功利欲望，如此才可以做政治家。一个政治家，有没有这种认识，也是他们之间高与低的重要区别之一。】

二 鼎之轻重，似可问焉

原来，兵部咨文报告了一桩天崩地裂的事：咸丰皇帝已于七月十六日晏驾热河行宫，皇长子载淳即位为新主。大行皇帝临终前托孤于八位顾命大臣，他们是怡亲王载垣、郑亲王端华、六额附景寿、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、军机大臣穆荫、匡源、杜翰、焦祐瀛。奉上谕，各省将军、督、抚、都统概遵成例，不要来

热河叩谒梓宫。

过一会儿，曾国藩回过神来，吩咐九弟、满弟连夜布置灵堂，传令闾城官吏，明天一早成服，会集于总督衙门，给大行皇帝行哭拜礼。两弟走后，曾国藩把房门紧闭，静静地思索着这突发的重大变故。

皇上只有三十岁，正当盛年，虽有体弱多病、常常咯血的传闻，但曾国藩从没有想到皇上会这么快地驾崩。尽管这些年来，皇上对自己有过猜忌，但总的来说还是信赖、依畀的，尤其是去年实授两江总督，这表明猜忌已大为消除。有此际遇，本人生大幸，正要乘风远扬，岂料……曾国藩心里很痛苦，叹息自己命运多蹇。他拿起兵部咨文，将八个顾命大臣的名字再细细地看一遍。新主只有六岁，国家的大计今后都在这八个顾命大臣的手中，自己的命运，湘勇的命运，乃至东南大局的命运，都将听命于这八人的安排。八大臣中载垣、端华都是袭爵的王爷，名位极高，人却平庸，景寿是个驸马，为人木讷谨慎，无所作为，名列第四的肃顺，是曾国藩熟悉而钦佩的人。他干练刚明，早为朝野所知，尤其是力主起用汉人平乱，足可证明他是满蒙亲贵中的有识之士。曾国藩永远记得，当年的出山，正是基于肃顺向大行皇帝的荐举，而去年的实授江督，更是因为得力于肃顺对大行皇帝的劝说。没有肃顺，说不定会没有今日的三军统帅；没有肃顺，说不定现在仍处在孤悬客位的尴尬局面。曾国藩是感激肃顺的。但肃顺太专权，太跋扈了，积怨甚多，仇人甚多，曾国藩一直审慎地与他保持着不远不近、不亲不疏的关系。另外四人都唯肃顺马首是瞻。端华是肃顺的异母兄，载垣与端华亲如兄弟。这样看来，除开一个景寿外，其余七人都是一党，这一党的首领便是肃顺。顾命大臣，远者如南北朝的傅亮、徐羨之，近者如本朝的鳌拜，都没有好下场。顾命大臣地位太高，权力太大，既为别人所嫉恨，又难尽如新主之意。一旦新主羽翼丰满，根基巩固，便会嫌顾命大臣的束缚。而顾命大臣又往往自恃功高，不甚敬重新主，也就容易为新主制造加害的口实。对于这些复杂的君臣关系，曾国藩是揣摩得很透彻的。何况现在这个顾命大臣的首领是如此的刚愎自用，不得人心，又是如此明显地结党拉派，自我孤立，他能“顾”得久吗？曾国藩为肃顺的前程捏着一把汗。

第二天一早，安庆城里的文武官吏们一齐前来督署，身着素服的曾国藩带着他们，在大行皇帝的牌位面前三叩九拜，然后放声大哭。曾国藩想起咸丰帝对他的恩德，动了真情，眼角边不断流出泪水。曾国荃和大部分官吏们只是阴沉着脸，干号了几声。

正哭拜之际，胡林翼赶来了。他是特为来安庆祝贺的，进城后见到素圻

白花，惊问其故，才得知这一消息。胡林翼赶忙驱马来到总督衙门，来不及与曾国藩等人打招呼，先对着咸丰帝牌位大哭了一通。哭临结束，曾国藩置办素酒，为胡林翼洗尘。吃过饭，二人携手来到签押房。曾国藩吩咐荆七，今日一律不见客，他要与这位心心相印、足智多谋的老友畅谈当今的局势。

“大行皇帝驾崩，既感意外，又不感意外。”胡林翼平静地说。他没有曾国藩那么多的忧心，且自己正患咯血，极需保养，他哭临纯粹是演戏。“应甫、壬秋这一年来，信里都提到圣体不康，京师知内情的人都说，皇上的病难以痊愈。不过，毕竟只有三十岁，也太早了，我又感到意外。”

“大行皇帝即位十二年，长毛就造反十二年，没有过一天安宁日子。去年洋人兵临京畿，被迫秋猕木兰，身体原就弱，又受此奇辱，更是雪上加霜呀！”曾国藩的情绪仍在悲痛之中。

“本来，京师有恭王在那里应付，洋人的事也平息了，大行皇帝在热河好好休养休养，身体也就会日渐好转。偏偏大行皇帝年轻，放任自己，不知爱惜，终于越来越不济。”胡林翼不悲痛，反倒不讲情面地揭穿了咸丰帝毙命的老底。他出身官宦之家，年少时也是个浪荡子弟。二十岁那年，时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的胡达源，下狠心把儿子死死地打了一顿，这一顿打把胡林翼打转了，二十四岁乡试高中，第二年连捷中进士点翰林。胡林翼虽然以后克己修身，但可惜，少年放荡时得下的痼疾却害了他一生，不仅身体孱弱，更使他后悔莫及的是，三妻四妾没有给他生下半个子女。因为这层缘故，胡林翼对咸丰帝的死因看得清楚。

素来谨慎的曾国藩从不在人前谈论皇上的事，更何况是皇上不光彩的私生活。他有意转了话题：“新年号定作祺祥。”

胡林翼思考了一下说：“这两个字像是出自《宋史·乐志》‘不涸不童，诞降祺祥。’”

“正是，正是！”曾国藩十分佩服胡林翼的博学强志。刚接到兵部咨文，看到“祺祥”这个年号时，曾国藩想了很久，想不起出自何典，最后还是身边的幕僚们翻了半夜的书才查出，不料胡林翼随口就答了出来！

“这个年号取得好，无疑出自八大顾命大臣之手。国家虽遭大变，有这批老成谋国的大臣掌舵，看来不会出乱子。”曾国藩有意这样说，他要借此试探一下胡林翼此时的态度。

“涤生，今天就我们两人，我跟你说句心里话，对于国事，我没有你这样乐观。”胡林翼的城府没有曾国藩的深，在多年交情深厚的老友面前，他是愿意敞开心扉的。

“上面的事，你素来比我灵通。”曾国藩亲手给胡林翼斟上茶。

“顾命八大臣牵头的名为载垣，其实不是他。”

“是哪个？”曾国藩明知故问。

“肃顺。”胡林翼说。他近来身体很差，时常咯血，本来就略长的脸，这下因干瘦松弛，越发显得狭长了。“肃顺这人聪明能干，敢作敢为，自是朝廷中数一数二的人，但办事手段太狠了一点。咸丰八年为科场案杀柏葰，至今使人心冷，近来又为户部宝钞处案严办了一批大员，京师物议沸腾。肃顺的仇怨太多了。”

“是的，峣峣者易折，太刚直的易招怨恨。”曾国藩想起咸丰三年至六年这段时间，在湖南、江西屡遭挫折的事。他现在算是彻底明白过来了，当初若不那样执意强行，略作些宽容，事情可能会顺利得多。还是老子说得好，“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”，关键是要最终达到目的，走的路不妨迂回点。欲速不达，示弱反强，天下事就是这样的！可惜肃顺不明白这个道理。

“涤生，还有一个人，你可能不知道他的底细。”

曾国藩离京近十年，京中人物也生疏了，他不懂胡林翼说的谁。

“官秀峰有次多喝了点酒，一时兴起，跟我说起了一个人。此人为今上的生母。”

“你是说懿贵妃？”曾国藩离京时，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尚只是一个名位不高的贵人，莫说外臣，就是宫中也不把她作个人物看待。但后来居然就是这个小名叫兰儿的贵人，大受咸丰帝宠爱，给皇上生了个独生子。母以子贵，不久便晋封为懿妃，后又升为懿贵妃。现在她的儿子继了大统，无疑她就是太后了。对于这个昔日唯一皇子、今日真龙天子的生母，曾国藩所知也仅仅只有这些。

“宫中的事，我们这些做外官的哪里知道，但官秀峰却清楚得很。”胡林翼说。

“他当然知道，他是满人，宫中耳目甚多。”曾国藩极有兴致地问，“官中堂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他说这个女人非比等闲，不要说大清朝没有这样的后妃，前朝前代也少有人可与她相比。”

“啊——”曾国藩吃了一惊。

“官秀峰说，此人国色天香，自不必说，更兼绝顶机警，这都罢了，此人还有一个嗜好，便是贪权！”

贪权？一个女人也贪权，曾国藩颇感意外。